

父亲的信访工作情缘

钟为东

我的父亲是一名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。他初次与信访工作打交道，是去县信访局凑过一次热闹，在一份涉及他们企业几百名职工切身利益的信访材料上签了名，按了手印。

父亲真正与信访工作结缘，应该从我进入信访部门，成为一名信访干部算起。2012年，我从部队转业时，有信访局等几个单位可以选择。当我向家人征求意见的时候，父亲看了看选岗表问：这几个单位是干嘛的？我当时还不是很了解，大概介绍了一下。然后，父亲问我：你是不是想选信访局？知子莫若父。父亲接着说：我以前参加过信访，觉得信访局吵得很、矛盾多，不过是直接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，我支持你去信访局工作。因为我与父亲的不谋而合，我最终来到信访局，从此干上了天下第一难事。

自从我到信访局工作，父亲就开始关注信访工作，就像曾经我在部队服役时他每天关注国际形势一样。父亲上学不多，但喜欢看报，从我记事起，他就一直订阅《半月谈》。为满足他了解信访工作的渴望，我经常把与信访有关的报纸和杂志带回家，有时也坐下来与他聊一聊国家的政策，聊一聊信访工作。

看得多了，听得多了，父亲对信访工作就懂得多了。他知道网上也可以信访，知道上访要先到县里后到市里，知道打官司了就不信访等等。当然，父亲也不是光看不练。凭他的工作阅历和政策知识的积累，村干部有时会征求他对某些工作的意见建议，遇到有矛盾纠纷的时候，也会请他一起帮忙调解。当然，父亲很乐意当个调解矛盾的和事佬。

父亲不仅不会让我因为家务事在工作上分心，还会偶尔给我交办信访事项。2017年冬季的一天，我正在单位开会，一位老人找到我，说是我们邻村人，是父亲让他找我的。经了解，原来这位老人因历史遗留的林地纠纷问题，隔几个月就会跑到乡政府、县政府上访，其实问题早已处理过，该解决的已经解决了，可他就是过不去心理那个坎。于是，我找到信访局聘请的退休老法官帮这位老人把事情理一理，老法官很专业也很有威信，劝说效果会更好些。老法官告诉这位老人，对于早已正确处理的事项，没道理再去信访。听过老法官娓娓道来地分析，这位老人当场表示以后不再去上访了。临走时，我塞给老人一百元钱作车费。后来，这位老人再也没上过访，而是

一心一意在家种菜养鸭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有时我和父亲聊天的时候，他会叮嘱我，给我一些忠告：信访局是帮老百姓办事的，老百姓办个事不容易，要热情点、耐烦点，千万不要打官腔，这样老百姓心里会舒服些。你们要多站到老百姓的位置考虑问题，老百姓如果没有冤、没有怨，谁会跑来跑去到处上访？

政府要帮老百姓把问题解决好，老百姓不容易。有时看到我经常加班加点工作，他还会安慰我。他说：信访局忙点累点没关系，年轻人多点吃苦，多为老百姓办点事、解点难，这是好事。有时我仔细想想父亲的叮嘱和忠告，不正是普通老百姓对党员干部的期盼和心声吗？不正是信访干部应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吗？不正是人民群众对信访干部的殷切希望吗？

如今，我在信访岗位工作了八年，父亲也与信访工作结缘了八年。这些年里，我们一同见证了信访工作制度变革和信访工作创新发展，也与信访工作结下了深厚而持久的情缘！可以想见，在像父亲这样热心群众的关心支持下，广大信访干部不断砥砺奋进、开拓进取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会不断增强。

大舅

梁定发

大舅，相貌堂堂，身材魁梧，一米八的个头，眉宇间流露着几分英气。他常穿一件开对胸的、带布纽扣的青布衫，爱整洁、人勤劳、明事理、讲大义，我非常敬佩他。

孩提时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给大舅拜年。大年初二，寒风凛冽，我们背着腊肉、年粿等拜年礼物就出发了，一进门就说：大舅，拜年啦！他便笑盈盈地给我们接背篓，先是递一杯清茶，再泡炒米，接下来是烤年糕，像对待贵宾似的。到了晚上，围着火坑，烧着早就准备好的干树兜，点着煤油灯，天南地北地聊天、猜谜语。他出的谜语总是像诗一样美，如：四大名山人对山，四大名川川对川。有容易猜的，也有难度大的，还有许多有趣的，弄得我们每年拜年了就不愿回来。

大舅识大体、有胸怀。外祖父和外祖母去世得早，我母亲孤苦伶仃。大舅不是我亲大舅，见我母亲可怜，就接过去跟他住，像照顾亲妹妹一样照顾我母亲，大舅负责耕地种地，母亲在家洗衣做饭，操持家务。有一年春天，大舅请了几个人帮家里插秧。母亲在家做饭，煮的腊肉放在碗柜里，忘了关碗柜门，被狗子叼走吃了。母亲恐惧万分，心想这回要挨哥哥骂了。大舅知道后，一句重话也没说。母亲长大成人后，大舅又体体面面的把母亲嫁到梁家。

外祖父只生了我母亲和大姨，外祖父为了传宗接代，收养了一个乞丐做儿子，成为了我的舅舅。舅舅后因世道混乱，出外当兵，多年未归。大舅为了壮大家族，就把外祖父思儿心切、常已泪洗面、不思茶饭的情况，写信寄给了给我舅舅，还特意在集市上托人雕一个外祖父的私章，把我舅舅骗了回来，并且大舅给我舅舅让出了家中的一间厢房和一间木楼。

大舅生前在乡兽医站当兽医。当时兽医站有四人，给猪治病的叫猪郎中，给牛治病的叫牛郎中。大舅是一位牛郎中，负责给全乡牛治病。每年春天到了就走村串户给牛灌催膘药，让牛有充沛的体力干农活。每到一户，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药用水兑好，叫牛的主人把牛的缰绳吊在树杈上，大舅用一只手使劲掰开牛的嘴巴，另一只手握着装满牛药的勺子乘机把药灌入牛嘴中。有的牛腿的关节上长了瘡（也就是关节炎，有积液），牛走路就一瘸一拐的，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给牛扎瓷针。治这种病比较危险，也比较脏，要防止牛伤人，要几个壮汉帮忙。给牛做完手术后，大舅便开始清洗绳子、铁针等什物放回自己的袋子里。大舅虽是个牛郎中，但衣着之讲究，远远超过一个教书先生。

大舅还算一个乡里的文化人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柳体风格。村里凡遇上红白喜事，常常给别人写对联。他精通阴阳八卦和风水，经常给别人看宅基地、墓地，婚丧嫁娶和修造择良辰吉日。也因这个，使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尽了苦头、挨了不少的批斗，抄了他的家，烧了他的书，摔了他的罗盘。抄家时还搜出了不少光洋和人民币，使得这个富农出身的他便是雪上加霜，成了日不出村、夜不出户的管制对象。别人都不敢接近他、理睬他，但我和母亲一直尊重他、崇拜他，母亲也因大舅遭受不公而经常暗暗落泪。

大舅去世多年了，我现在也还常常梦见他。

独眼阿龙

黄健生

算命的独眼阿龙原本不是独眼，只因15岁时上山砍柴跌了一跤，被尖树枝一戳，就戳瞎了一只眼睛，成了独眼。

村里有个风水先生，经常被人请去查看风水，什么选建房地、选安葬宝地等，非常神气，受人尊敬。已经16岁的独眼阿龙非常眼馋，经常跟在后面观看偷听，并求风水先生收他为徒。风水先生没理会他，任他看、听，也任他求。久之，独眼阿龙兴趣降低了不少，不再跟在风水先生后面，也逐渐远离了风水先生。

18岁时，独眼阿龙的父亲不幸病故，母亲请来了一个瞎眼的算命先生，给独眼阿龙算了一命，这命算得有点吓人，竟然算出了独眼阿龙命里注定要残疾，还算出独眼阿龙命该克父。独眼阿龙更是觉得神奇，就打听了算命先生的住址，没事时就往算命先生家里跑，也跟在算命先生后面听，还求算命先生收他为徒。算命先生感动于独眼阿龙的执着，同时年纪大了也想有个人作伴，就收下了独眼阿龙。

瞎眼的算命先生过世后，独眼阿龙也就算正式出道了，继承了师傅的衣钵，把算命当成了职业。独眼阿龙算命不像他师傅，毕竟他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得到的，所以，他既按生辰八字来算，也根据手相来说，并选择墟镇的菜市转角处、广场一角或交叉路口的边沿等人流量



大的地方摆摊，因而生意往往比师傅好得多。

这算命的事真有点怪，说准吧又没法全部应验，说不准吧又有点似是而非。所以，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，总会有人不信，也有人相信，因此也就使这门行当延续了下来。

那天，独眼阿龙在马路拐角处给一个老太婆算命，一问一答很是到位，惹得老太婆不时眉开笑脸，

并夸独眼阿龙水平高，算得准。可是，就在差不多要算完的时候，一辆摩托车疾驶而来，且偏离了路线，朝着独眼阿龙直撞，把个独眼阿龙撞出了三米开外，头部重重地磕在水泥地上。老太婆顿时吓得愣在了那里，好半天才算回过神来。

独眼阿龙终于没有被抢救过来。临死前，独眼阿龙说了两句话，一句是：我怎么就没算到自己今天有难呢？另一句是：我不会死，我的命还长着哩！